

卷二十五

書名 群書治要五十卷 元和二年銅活字印本駿河版
 撰者 唐 魏徵等 奉敕輯
 卷 卷二十五
 內容分類 子-雜家-雜纂-纂言
 索書號 貴重- 33
 編號 C5884000

羣書治要卷第一

周易

乾元亨利貞
文言備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

不鳥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
下處

體極居上體之下純路下道則居上之德
廢道上道則處下之體曠故終日乾乾至

若于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躍而行不在

也乎
曰飛龍也龍德在天則大人之路亨以德與德以位叙以至德而處盛位

乎
上九亢龍有悔彖曰大哉乾元萬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88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 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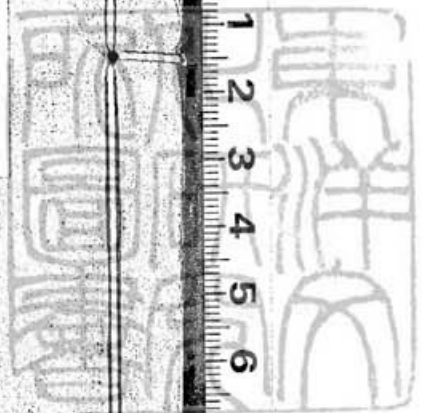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群書治要五十卷 元和二年銅活字印本駿河版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群書治要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45



廿五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東晉書
卷之四
秘書監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五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五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魏志上 紀傳

太祖武皇帝沛國人姓曹諱操字孟德建安
四年袁紹將攻許公進軍黎陽紹眾大潰公
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

魏氏春秋

曰公云當紹之強孤猶不能自保而况人乎七年令曰吾起義兵

為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五

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悽愴傷懷其舉義兵已
來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以後之授土田
官給耕牛置學師教之爲存者立廟使視其
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十二年
今日吾起義兵誅暴亂於今十九年所征
必剋豈吾功也乃賢士大夫之力也天下雖
未悉定吾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饗
其勞吾何以安焉其從定功行封於是大封

功臣二十餘人皆爲列侯其餘各以次受封
及復死事之孤輕重各有堯十九年安定大
守毋丘興將之官公戒之曰堯胡欲與中國
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也善人難得必
將教堯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
爲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
陵至堯中陵果教堯使自請爲屬國都尉公
曰吾預知當尔非聖人也但更事多耳二十

五年

魏書曰大祖自統御海內芟夷群醜御軍三十餘年手不舍書晝則講軍策夜則思經傳雅性節儉不好華容後宮衣不錦綉侍御履不二采帷帳屏風懷則補納茵蓐取溫無有緣飾攻城拔邑得靡麗之物則悉以賜有功勲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四方獻御與群下共之也

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黃初二年詔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奉孔子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日有蝕之有司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作以譴元首

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己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責勿復劾三公三年表首陽山東為壽陵作終制曰禮國君即位為椁存不忌也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為體無為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痒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為棺槨足以朽骨衣食足以朽骨

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伐
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
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飯舍無以珠玉
無施珠襦玉柙諸愚俗所爲也季孫以璵璠
歛孔子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
元樂莒不臣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
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
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

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之
言鑒華元樂莒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
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自
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是無不掘之墓喪亂
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柙金
縷骸骨并盡豈不重痛哉其皇后及貴人以
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魂而有
靈無不之也一澗之間不足爲遠若違詔妄

有所變改造施吾為戮死地下死而重死臣
子為蔑死君父不忠不孝其以此詔藏之宗
廟列在尚書秘書三府

五年春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太則
郊社其次宗廟三神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
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
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
其敢設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

明皇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也青龍元年

祀故大將軍夏侯惇等於太祖廟庭

魏書載詔曰昔

先王之禮於功臣存則顯其爵祿沒則祭子
大蒸故漢氏功臣祠於廟庭大魏元功之臣
功勳優著終始休明者其皆依
禮祀之於是以惇等配厚也

三年

魏略曰是年起大極諸殿築總章觀又
於芳林園中起陂池楫權越歌又於列

殿之北立八坊諸才人以下次序處其中秩
名擬百官之數使博士馬均作水轉百戲魚

龍蔓延備如漢西京之制築閭闔諸門闕外
累愚太子舍人張茂以吳蜀數動諸將出征
而帝盛與宮室留意於翫飾賜與無度祭藏
空竭又錄奪士女前已嫁為吏民妻者還以

配士既聽以生口自贖又簡選內之掖庭乃
上書諫曰臣伏見詔書諸士女嫁非士者一
切錄奪以配戰士斯誠權時之宜然非大化
之善者也臣請論之陛下天子之子百姓吏
民亦陛下之子也今奪彼以與此亦無以異
於奪兄之妻妻弟也於父母之恩偏矣又詔
書聽得以生口代故富者則傾家盡產貧者
舉假貸貫貴買生口以贖其妻縣官以配士
為名而實之掖庭其醜惡者乃出與士得婦
者未必有歡心而失妻者也已有憂色或窮
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萬姓之
歡心者勢不危殆且軍師在外數十萬人一
日之費非徒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猶
將不給况復有官庭非負無錄之女椒房母
后之家賞賜橫興其費半軍昔漢武帝好神
仙信方士掘地為海封土為山賴是時天下

為一莫敢與爭者耳自衰亂以來四五十載
馬不舍鞍士不釋甲每一交戰血流丹野瘡
痍號痛之聲于今未已猶強寇在疆圖危魏
室陛下當兢兢業業念崇節儉約思所以安
天下者而乃奢靡是務中尚方純作玩弄之
物炫耀後園建承露之盤斯誠快耳目之觀
然亦足以騁讎之心矣惜乎舍堯舜之節儉
而為漢武之侈事臣竊為階下不取也願陛
下需然下詔事無益而有損者悉除去之所
以無除益之費厚賜將士父母妻子之飢寒
者問民所疾而除其所惡實倉廩繕甲兵恪
恭以臨天下如是吳賊面縛蜀虜與觀不待
誅而自服太平之路可計日而待也臣年五
十常恐至死無以報國是以投軀沒命冒昧
以聞唯陛下裁察書通上顧左右曰張
茂特鄉里故也事付叢騎而已之也

景初元年

魏略曰是歲徙長安諸鐘簠駟

于霸城大發銅鑄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

於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皇各一置內殿前

起土山於芳林園使公卿群僚負土成山樹

松竹雜木善草於其上捕山禽雜獸置其中

魏書諫曰臣聞古之直士盡言於國不避死

亡故周昌比高祖於桀紂劉輔譬趙后於人

婢天生忠直雖白刃沸湯往而不顧者誠為

時主愛惜天下也若今之宮室狹小當廣大

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况乃作無益之物黃

龍鳳皇九龍承露盤土山洲池其功三倍於

殿舍三公九卿侍中尚書天下至德皆知非

道而不敢言者以陛下春秋方剛心畏雷霆

今陛下既尊群臣頭以冠冕被以文綉載以

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舉土面目垢

黑沾體塗足衣冠了烏毀國之光以崇無益

甚非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無禮無忠國何以立故有君不君臣不臣上

下通心懷鬱結使陰陽不和灾害屢降凶惡

之徒因間而起誰當為陛下盡言是者乎又

誰當千萬乘以死為戲乎臣知言出必死而

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秉筆

疏涕心與世辭既通帝曰董尋不畏死耶主

者奏收尋有詔勿問之也

齊王芳字蘭卿正始八年尚書何晏奏曰善

為國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習所

習正則其身正其身正則不令而行所習不

正則雖令不從是故為人君者所與遊必擇
正人所觀覽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佞
人而弗近然後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弘也季
末闇主不知損益斥遠君子引近小人忠良
疏遠便辟褻狎亂生近暱譬之社鼠考其昏
明所積以然故聖賢諄諄以為至慮舜戒禹
曰鄰哉鄰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
朋其朋言慎所與也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

之可自今以後御幸式乾殿及遊豫園皆大
臣侍從因從容戲宴兼省文書詢謀政事講
論經籍為萬世法

袁紹字本初汝南人也領冀州牧轉為大將
軍出長子譚為青州沮授諫紹必為禍始詔

不聽

九州春秋載授諫辭曰世稱一免走萬
人逐之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

且年均以賢德均則卜古之制也願上惟先
代成敗之戒下思逐免分定之義紹曰孤欲
令四兒各據一州以觀其能
授出曰禍其始此乎之也

紹進軍黎陽太祖擊破之初紹之南也田豐
說紹曰曹公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
輕也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
州之衆外結英雄內脩農戰然後簡其精銳
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
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
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
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

無及也紹不從豐懇諫紹怒以爲沮衆械擊
之紹軍旣敗或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若軍
有利吾必全今軍敗吾其死矣紹還曰吾不
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

后妃傳

易稱男正位于外女正位于內男女正
天地之大義也古先哲王莫不明后妃之制
順天地之德故二妃嬪嬙虞道克隆任姒配
姬周室用熙廢興存亡恒此之由春秋說云

天子十二女諸侯九女考之情理不易之典也而末世奢縱肆其侈欲至使男女怨曠感動和氣唯色是崇不本淑懿故風教陵遲而大綱毀泯豈不惜哉嗚呼有國有家者其可以永鑒矣

武宣下皇后琅邪人文帝母也黃初中文帝欲追封太后父母尚書陳羣奏曰陛下應運受命創業革制當永爲後式案典籍之文無

婦人列土因夫爵秦違古制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以作著詔下藏之臺閣永爲後式

文德郭皇后廣宗人也黃初三年將登后位中郎棧潛上疏曰在昔帝王之有天下不唯外輔亦有內助治亂所由盛衰從之故西陵配黃英娥降嬀並以賢明流芳上世桀奔南巢禍階末喜紂以炮烙怡悅姐已是以聖哲

慎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
統六宮虔奉宗廟陰教聿脩易曰家道正而
天下定由內及外先王之令典也春秋書宗
人釁夏云父已無以妾爲夫人之禮齊桓誓
命于葵丘亦曰無以妾爲妻今後宮嬖寵常
亞乘輿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貴臣恐後世
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上起也文帝不從
夏侯尚字伯仁子玄字太初少知名累遷散

騎常侍中護軍司馬宣王問以時事玄議以
爲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
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
之叙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叙不使相
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而
干勢馳騫之路開下踰其叙則恐天爵之外
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
柄也機權多門是紛亂之源也自州郡中正

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矣緬緬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叙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孝行倫輩輩當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於家門豈不忠恪於在官乎仁怒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爲政乎義斷行於鄉黨豈不堪於事任乎三者之類取於中正雖不處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煥然別矣必使中正干銓

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否衆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相考莫究於此閭闔之議以意裁處而使匠宰失位衆人驅駭欲風俗清靜其可得乎天臺縣遠衆所絕意所得至者更在側近孰不脩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則脩己家門者不如自達於鄉黨矣自達於鄉黨者不如自求於州邦矣苟開之

有路而患其飾真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
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各值其分官長則各
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
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
頗中正則唯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
勿使升降臺閣揔之官所第中正輩擬比隨
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內外
相參得失有所互相檢孰能相飾斯則人心

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

荀彧字文若潁川人也為侍中尚書令

彧別傳曰

彧德行周備非正道不用心名重天下莫不以為儀表海內英俊咸宗然前後所舉佐命大才則荀攸鍾繇陳群司馬宣王及引致當世知名郝慮華歆王朗荀悅杜襲辛毘趙儼之儔終為卿相以十數人取士不以一揆賦志才郭嘉等有負俗之識杜畿簡傲少文皆以智策舉之終各顯名荀攸後為魏尚書令推賢進士太祖曰二荀令之論人也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忍也

荀攸字公達彧從子也太祖以為軍師每稱

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
善不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
能過也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
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傳子曰太祖稱荀令
君之進舉善不進不
休荀軍師之去
惡不去不止也

賈詡字文和武威人也為太中大夫是時文
帝為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
與有奪宗之議太祖嘗問詡詡嘿然不對太

祖曰與鄉言而不荅何也詡曰麴適有所思
故不即對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表

太祖劉景升父子太祖遂定文帝即位以詡

為太尉

魏略曰文帝得詡之對太祖故即位
首登上司荀勗別傳曰晉司徒闕武

帝問其人放勗勗荅曰三公具瞻所歸不可
用非其人昔文帝用賈詡為三公孫權笑之

袁渙字曜卿陳郡人也劉備之為豫州舉渙

茂才後為呂布所拘留布初與劉備和親後

離隙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渙不可再三強

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賜渙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國君子耶且不耻將軍之言彼誠小人耶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

王脩字叔治北海人也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隣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鄰里聞之爲之罷社表譚在青州辟脩爲治中從事譚欲攻弟尚脩諫曰夫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關而斷其右手而曰我必勝若是者可乎夫弃兄弟而不親天下其孰親之屬有護人固將交鬪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明使君塞耳而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禦四方可橫行天下譚不聽太祖遂引軍脩

聞譚已死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太祖乞收
譚屍太祖不應脩復曰受袁氏厚恩若得收
歛譚死然後就戮無所恨太祖嘉其義聽之
太祖破南皮閱修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
卷太祖歎曰士不妄有名乃羣為司空掾
魏略
曰郭憲字幼簡西平人也韓約失衆依憲衆
人多欲取約以徼功而憲皆責怒之言人窮
來歸我云何欲危之後約病死而陽達等就
斬約頭欲條疏憲名憲言我尚不忍生圖之
豈忍取死人以要功乎達等乃止約首到太
祖宿聞憲名及見疏恠不在中以問達等達

具以情對太祖歎其至義
乃并表列賜爵關內侯

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太祖辟司空掾
原女早亡時太祖愛子倉舒亦沒太祖欲求
合葬原辭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
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
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為
哉太祖乃止
原別傳曰魏太子為五官中郎
將天下向慕實容如雲而原獨
守道持順自非公事不妄舉動太祖微使人
從容問之原曰吾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

奉世子此
典制之也

崔琰字季珪清河人也太祖領冀州牧辟琰
為別駕從事太祖征并州留琰傳文帝於鄴
世子仍出田獵變易服乘志在驅逐琰書諫
曰蓋聞盤于遊田書之所戒魯隱觀魚春秋
曰譏之此周孔之格言二經之明義也今邦
國殄瘁惠康未洽士女企踵所思者德况公
親御戎馬上下勞慘世子宜遵大路慎以行

正思經國之高略深惟儲副以身為寶而猥
襲虞旅之賤服忽馳驚而陵嶮志雉兔之小
娛忘社稷之為重斯誠有識所以惻心也唯
世子燔翳捐褶以塞眾望不令老臣獲罪於
天世子報曰昨奉嘉命惠示雅數欲使燔翳
捐褶翳已壞矣褶亦去焉後有此比蒙復誨
諸太祖魏國初建拜尚書時未立太子臨菑
侯植有才而愛太祖孤疑以函令密訪於外

惟琰露板荅曰蓋聞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
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植
琰之兄女壻也太祖貴其公亮喟然歎息遷
中尉琰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

焉

先賢行狀曰琰清忠高亮雅識經遠推方
直道正色於朝魏初載委銓衡揔齊清識

十有餘年文武群才多所明拔
朝廷歸高天下稱平矣之也有白琰此書

傲世怨謗者太祖怒罰琰為徒隸使人視之
辭色也無撓太祖令曰琰雖見刑而通賓客

門若市人對賓客虬鬚直視若有所矚遂賜
琰死為世所痛惜至今寃之

毛玠字孝先陳留人也為東曹掾與崔琰並
典選舉其所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
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
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厲雖貴寵之臣輿
服不敢過度太祖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
自治吾復何為哉文帝為五官將親自詣玠

屬所親眷玠答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戾

今所說人非遷次是以不敢奉命魏國初建

為尚書僕射復典選舉先賢行狀曰玠雅亮公正

選舉拔貞實斥華偽進遜行抑黨與四海翕然莫不厲行貴者無穢欲之累賤者絕姦貨

之求吏潔於上俗移于下民到于今稱也崔琰既死玠內不悅後

有白玠者出見黥面反者妻子沒為官奴婢

玠言曰使天不雨者蓋由此也太祖大怒收

玠付獄大理鍾繇詰玠玠辭曰臣聞蕭生縊

死因於石顯賈子放外讒在絳灌白起賜劍

於杜郵晁錯致誅於東市伍員絕命於吳都

斯數子者或如其前或害其後臣垂齟執簡

累勤取官職在機近人事所竄屬臣以私無

勢不絕語臣以寃無細不理青蠅橫生為臣

作謗謗臣之人勢不在他昔王叔陳生爭正

王廷宣子平理命舉其契是非有宜曲直有

所春秋嘉焉是以書之臣不言此無有時人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說臣此言必有微要乞蒙宣子之使而求王
 叔之對若臣以曲聞即刑之日方之安駟之
 贈賜劔之來比之重賞之吏謹以狀對時桓
 楷和洽進言救玠玠遂免黜卒于家孫盛曰魏武於
 是失政刑矣易稱明折庶獄傳有舉直錯枉
 庶獄明國無冤民枉直當則民無不服未有
 微青蠅之浮声信浸潤之讚訐可以免釐四
 海唯清緝撫者也昔漢高獄蕭何出復相之
 玠之一責永見擯放二主度量豈不殊哉
 徐奕字季才東莞人也太祖辟東曹屬丁儀

等見寵於時並害之而奕終不為動傳子曰武帝

至明也崔琰徐奕一時清賢皆以忠信顯於魏朝丁儀間之徐奕失位而崔琰被誅之也

鮑勛字叔業泰山人也為中庶子出為魏郡

西部都尉太子郭夫人弟斷盜官布法應弃

帑太祖數手書為之請勛不敢擅縱具列上

勛前在東宮守正不撓太子固不能悅及重

此事恚望滋甚延康元年勛兼侍中文帝受

禪勛每陳今之所急唯在軍農寬惠百姓臺

謝苑囿宜以爲後帝將出遊獵勛停車上跡
曰臣聞五帝三王靡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
下陛下仁聖惻隱有同古烈臣莫當繼蹤前
代令萬世可則也如何在諒闇中脩馳騁之
事乎臣冒死以聞唯陛下察焉帝手毀其表
而競行獵中道頓息問侍臣曰獵之爲樂何
如八音也侍中劉曄對曰獵勝於樂勛抗辭
曰夫樂上通於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萬

邦咸乂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况獵暴華蓋
於原野傷生育之至理擲風沐雨不以時隙
哉昔魯隱觀漁於棠春秋譏之雖陛下以爲
務愚臣所不願也因奏劉曄佞諛不忠阿順
陛下過戲之言昔梁丘據取媚於遼臺曄之
謂也請有司議罪以清皇朝帝怒作色還即
出勛爲右中郎將黃初四年尚書令陳羣僕
射司馬宣王竝舉勛爲宮正帝不得已而用

之百寮嚴憚罔不肅然六年帝欲征吳羣臣
大議勛面諫以爲不可帝益忿之左遷勛爲
治書執法帝從壽春還屯陳留郡界太守孫
邕見出過勛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邪行
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勛以塹壘
未成解止不舉大軍還洛陽曜有罪勛奏絀
遣而曜密表勛私解邕事詔曰勛指鹿作馬
收付廷尉廷尉法議正刑五歲三官駁依律

罰金二斤帝大怒曰勛無活分而汝等敢縱
之收三官下付刺奸當令十鼠同穴太尉鍾
繇司徒華歆等並表勛父信有功於太祖求
請勛罪帝不許遂誅勛勛內行旣修廉而能
拖死之日家無餘財莫不爲勛歎恨

王朗字景興東海人也文帝即王位遷御史
大夫上疏勸育民省刑曰易稱勅法書著祥
刑慎法獄之謂也曹相國以獄而爲寄路温

胥疾治獄之吏夫治獄者得其情則無寃死
之囚丁壯者得盡地力則無飢饉之民窮老
者得仰食倉廩則無餓餓之殍嫁娶以時男
女無怨曠之恨胎養必全主則孕者無自傷
之哀新生必復則孩者無不育之累壯而後
役則幼者無離家之思二毛不戎則老者無
頓伏之患醫藥以療其疾寬繇以樂其業威
罰以抑其強恩仁以濟其弱賑貸以贍其乏

十年之後旣莽者必盈巷二十年之後勝兵
者必滿野矣文帝踐祚改爲司空時帝頗出
遊獵或晷夜還宮朗上疏曰夫帝王之居外
則飾周衛內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登
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
息駕皆所以顯至尊務戒慎垂法教也近日
車駕出臨捕虎日昃而行及晷而反違警蹕
之常法非萬乘之至慎也帝報曰覽表雖魏

絳稱虞箴以諷晉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
未足以喻方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原野
以習戒備至於夜還之戒輒詔有司施行
子肅字子雍拜散騎常侍上疏陳政本曰夫
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
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
代其耕乃徃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官寡
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勸技各展

才力莫相倚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
否簡在帝心矣景初聞宮室盛興民失農業
期信不敦刑殺倉卒肅上疏曰大魏承百王
之極生民無幾干戈未戢誠宜息民而惠之
以安靜遐邇之時也夫務蓄積而息疲民在
於省徭役而勤稼穡今宮室未就功業未訖
運漕調發轉相供奉是以丁夫疲於力作農
者離於南畝今見作者三四萬人九龍可以

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顯陽之殿又向將
畢惟太極已前功夫尚大方向盛寒疾疾或
作誠願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深愍役夫之疲
勞厚矜兆民之不贍取常食廩之士非急要
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暮而更之
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即事勞而不怨
矣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
有死民非信不立夫區區之晉國微微之重

耳欲用其民先示以信用能一戰而霸于今
見稱前車駕當幸洛陽發民爲營有司命以
營成而罷旣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
徒營其目前之利而不顧經國之體臣以爲
自今以後儻復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若
有事以次寧復更發無或失信凡陛下臨時
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衆庶
不知謂爲倉卒故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

罪鈞其死也無使汙于官掖而爲遠近所疑
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
聖王重之孟軻稱殺一無辜以取天下仁者
不爲也漢時有犯蹕驚乘輿馬者廷尉張釋
之奏使罰金文帝恠其輕而釋之曰方其時
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
一傾之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措手足
哉臣以爲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

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
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爲己而輕於爲君不
忠之甚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猶不戲而
况行之乎故釋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
不可不法也帝嘗問曰漢桓帝時白馬令李
雲上書言帝者諦也是帝欲不諦當何得不
死肅對曰但爲言失逆順之節原其本意皆
欲盡心念存補國且帝者之威過於雷霆殺

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宥之可以示容受切
廣德宇於天下故臣以爲殺之未必爲是也
程昱字仲德東郡人也孫曉字季則嘉平中
爲黃門侍郎時校事放橫曉上疏曰周禮云
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
有十等愚不得臨賢賤不得臨貴於是並建
聖哲明試以功各修厥業思出位故樂書欲
拯晉侯其子不聽死人橫於街路邠吉不問

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吏無兼
統之勢民無二事之役斯誠爲國要道治亂
所由也遠覽典志近觀秦漢雖官名改易職
司不同至於崇上抑下顯明分例其致一也
初無校事之官干與庶政者也昔武皇帝大
業草創衆官未備而軍旅勤苦民心不安乃
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
檢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

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任轉相因仍莫正其
本遂令上察宮廟下攝衆司官無局業職無
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
科條詔獄成於門下不顧覆評其選官屬以
謹慎爲粗疏以認詞爲賢能其治事以刻暴
爲公嚴以修理爲怯弱外託天威以爲聲勢
內聚羣奸以爲腹心大臣耻與分勢含忍而
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模

公於目下肆其姦惡罪惡之著行路皆知纖
惡之過積年不聞旣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
春秋十等之義也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
署內有侍中尚書綜理萬機司隸校尉督察
京輦御史中丞董攝宮殿皆高選賢才以充
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
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
校事區區亦復無益若更高選國士以爲校

事則是中丞司隸重增一官若如舊選尹模之茲今復發矣進退推算無所用之昔桑弘羊為漢求利卜式以為獨烹弘羊天乃可雨若使政治得失必感天地臣恐水旱之災未必非校事之由也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國風託以為刺衛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定姜謂之有罪縱令校事有益於國以禮義言之尚傷大臣之心况姦回暴露而復不罷是袞

闕不補迷而不反也於是遂罷校事

劉曄字子揚淮南人也為侍中

傳子曰曄事明帝大見親

重帝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曄入與帝議因曰可伐出朝臣言因曰不可伐曄有瞻

智言之皆有形中領軍楊暨帝之親臣又重曄持不可伐蜀義衆堅每從內出輒過曄曄

講不可伐之意後暨從駕行天淵池帝論伐蜀事暨切諫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曰臣

誠不足採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曄與吾言蜀可伐暨曰曄可召質也

詔召曄曄至帝問之曄終不言後獨見曄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常恐昧夢

漏洩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

國已向之矣於是帝謝之曄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割而後率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精思也暨亦謝之曄能應變持兩端如此或惡曄於常曰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趣而合之陛下試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反者是曄常與聖意合也復每問皆同者曄之情必無所復逃矣帝如言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曄遂在出為鴻臚以憂死諺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

蔣濟字子通楚國人也文帝踐祚為散騎常侍有詔詔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作威作福殺

人卿所聞見天下風教何如濟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耳帝忿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答因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誠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唯陛下察之於是帝意解遣追取前詔

蘇則字文師扶風人也為金城太守文帝問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之珠可復求市益得不對曰若陛下化洽中

國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嘿然後從行獵槎桎校失鹿帝大怒踞胡床拔刀悉收吏將斬之則誓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羣吏愚臣以爲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然以此見憚左遷河東相

杜畿字伯侯京兆人也子恕字務伯爲散騎

黃門侍郎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時又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衆官恕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然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爲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爲綴京房

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爲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者皆有事効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爲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是最考課之急務也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及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

一明所能偏照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焉有大臣守職辨課可以致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已而披肝膽殉聲名而立節義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知已之惠所殉者豈名聲而已乎諸蒙寵祿受重任者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廁稷契之列是以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患於自任之

意不足此誠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
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四
凶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目下其有夙夜在
公恪勤特立當官不撓不阿所私危言行以
處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祿以爲高容
拱嘿以爲智當官苟在於免負立朝不忘於
容身者亦明主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
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修

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爲謀猶不能盡一才又
况於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
術競以儒家爲迂闊不周此最風俗之流弊
創業者之所致慎也後考課竟不行樂安廉
昭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恕上疏極諫曰伏
見尚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
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尚書令陳矯
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爲恭意至懇

側臣竊爲朝廷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興不
易人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進之
以道帥之以禮故也古之帝王所以能輔世
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歡心近盡羣臣智
力誠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下之選而不能
盡其力不可謂使人也若非天下之選亦不
可謂能官人也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
庶事不康刑禁日弛豈非股肱不稱之明効

與原其所由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
使也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
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若陛下
以爲今世無良才朝廷之賢佐豈可追望稷
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俊乂乎今之所謂賢
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
立向公之心不壹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
忌諱故也階下當闡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

之節使之自同古人望與竹帛耳反使如廉
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
觀得失爲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
大臣怨乎不以言賢愚明皆當世用也堯數
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陛
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
侍中尚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輿輦親對詔
問所陳必達則羣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

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
陛下之聖明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人
得自盡人自以爲親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
在陛下之所用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
敢遺其力而不能用者不得處非其任選舉
非其人未必爲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
爲恠耳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
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

更惡吏以守寺門威禁由之實未得爲禁之本也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姦不削滅而養若廉昭等乎夫糺適姦究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之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違衆忤世爲奉公密行百人爲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

爲此邪誠顧道理而弗爲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階下何樂焉胡不絕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欲治天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官榮事也食千鍾之祿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

喜于忤者也迫於道強耳誠以爲陛下當憐而佑之少委任焉如何反錄昭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怒論議抗直皆此數也

龐德字令明南安人也拜立義將軍屯樊討關羽樊下諸將以德兄在漢中頗疑之德常曰我受國恩義在効死會漢水暴溢羽乘船攻之矢盡短兵接德謂督將成何曰吾聞良將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今日

我死日也戰益怒氣愈壯而水浸盛爲羽所得立而不跪謂曰卿兄在漢中我以卿爲將不早降何爲罵羽曰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庸才耳豈能敵邪我寧爲國家鬼不爲賊將也遂爲羽所殺太祖聞而悲之爲流涕封其二子爲列侯文帝即王位乃遣使就德墓賜謚策曰昔先軫喪元王蠲絕脰殞身殉節前代美之惟侯式昭

果毅踏難成名聲溢當時義高在昔寡人慈
焉謚曰壯侯又賜子會等四人爵關內侯邑
各百戶

閻溫字伯儉天水人也馬超圍州所治冀城
甚急州乃遣溫密出告急賊見執還詣超超
解其縛謂曰今成敗可見足下爲孤城求救
而執於人手義何所施若從吾言反謂城中
東方無救此轉禍爲福之計也不然今爲戮

矣溫僞許之超乃載溫詣城下溫向城大呼
曰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超怒數之溫不應
復謂溫曰城中故人有欲與吾同者不溫又
不應遂切責之溫曰夫事君有死無貳而卿
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吾豈苟生者乎超
遂殺之

東洋書院藏
圖書印

東洋書院藏

圖書印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